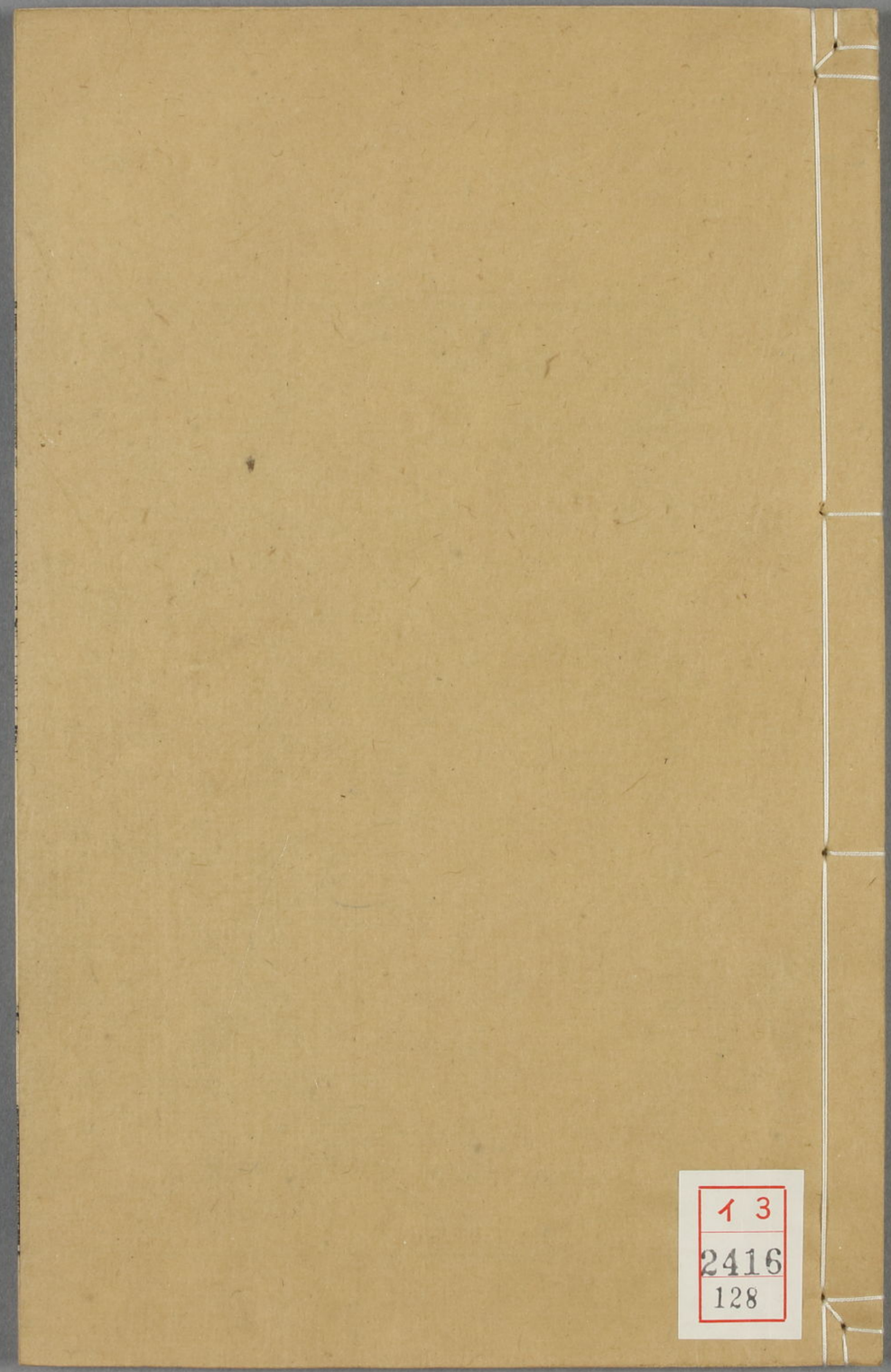




1 3
2416
128

謹慎一

書爾雅曰欽敬也 疏曰謂謹慎也 悳者周書洛誥之眞周頌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 易曰庸行之謹 又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又曰君子以慎言語 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又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又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半澤文庫
13 2416 128
<2004-688>

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書曰儆戒無虞
又曰慎厥身脩思永　又曰慎厥終惟其始　又曰
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又曰其難其慎　又曰明
德慎罰　詩曰慎爾出話　又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
禮曰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又曰君子道人以言
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
謹於言而慎於行　又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
里　又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韓
詩外傳曰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
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又曰脩身不可以不慎

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忽怒禍起於
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
漢書魏相傳曰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
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　晉書郭璞傳曰夫法令不
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粃政作
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　老子云慎
終如始則無敗事　管子曰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
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
又曰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
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

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　文子曰所謂小心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　荀子曰言有名禍也行有名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　文心雕龍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　明方孝孺集曰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爲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

謹慎二

三國志齊王芳紀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書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又曰惟周公克慎厥始

荀子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史記萬石君傳曰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二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訴訴如也唯

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　又曰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屋而五今題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絶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幕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

此　孔光傳曰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求也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　後漢書曰清河孝王慶哀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敕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　東觀漢記曰樊楚爲尚書郎每當職事嘗晨駐馬待漏雖在閑署冠劒不解於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　又

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倫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賢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問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三國志許褚傳曰褚性謹重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　典韋傳曰韋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嘗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　通鑑曰吳左

曰樊宏爲人謙愼每當朝會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勑騶臨朝乃告勿令豫到　又曰杜安字伯尼貴戚慕其名或遺以書安不發悉辟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辟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罹其患　漢紀曰北海敬王睦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名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龔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知慮畏慎如此　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

大司馬朱然內行修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場　晉書荀勗傳曰勗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聞也　羊祜傳曰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南史周捨傳曰捨占對辨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薑乃不嘗

一座皆悅與人語謔終日不絕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　通鑑曰陳顯達自以門寒位重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凌人　太平御覽曰後魏庾岳爲刺史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慎如此　北史李孝伯傳曰孝伯性方慎忠厚每朝廷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草稾家人不見　唐書房元齡傳曰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薛元敬傳曰元敬謹畏未嘗申欵曲杜

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楊師道傳曰貞觀十年拜侍中參豫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

宇文士及傳曰太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名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名何所事士及卒不對　蕭瑀傳曰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　通鑑曰李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

唐書席豫傳曰豫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耶　裴遵慶傳曰遵慶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爲知所言　高郢傳曰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稾或勸盡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傳私家

鴻書曰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及柳玭爲瀘州刺史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易生

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宋史賈黃中傳曰黃中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爲謹厚　遼史耶律賢適傳曰應曆中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靜退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　金史薛繼先傳曰繼先字曼卿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慎皆此類　元史阿里海牙傳曰阿里海牙兄野訥之在臺及侍禁中於國家事有不便輒言之言無不納然韜晦惡盈不泄於外　乃蠻傳曰乃蠻雖居顯要而小心謹畏每誨羣從子弟曰先世從太祖皇帝出入矢石間被堅執銳斬將搴旗勤勞四十餘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可謂極矣愼勿驕惰以隳先王之名爾曹戒之　抄思傳曰抄思子別的因母張氏嘗從容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別的因受教唯唯　安童傳曰安童母弘吉剌氏昭睿皇帝之

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宇文公諒傳曰公諒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　明劉基傳略曰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悉條答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稍濟以寬大云　又曰基將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無令後人習也　湯和傳曰和晚年益爲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　洪武實錄曰上與翰林待制吳

澄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　潘辰傳略曰辰居官晨入夜歸宅禁近隆冬不置爐火　椽曹名臣錄曰胡鼎性謹密內有事未嘗言於外或問之直曰所職上用有司存焉他吾不知也　楊士奇傳曰士奇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事雖至親厚不得聞　明紀編年曰夏原吉爲少保尚書嘗與同列飲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隨行其敬慎如此　張輔傳曰輔雄毅

方嚴治軍整肅屹如山嶽三定交南威名聞四裔歷事四朝連姻帝室而小心謹慎善遠權勢

謹慎三

忽豈在明　治不忘亂

尚書忽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易君子安不忘危有不忘亡治不忘亂

小吏爲密　大臣莫知

三國志魏楊阜傳阜遷將作大匠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史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愈敬憚之　漢書張安世傳安世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石慶數馬

趙禹絕賓

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加此　漢書趙禹傳禹爲人廉裾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

陳寵周密

後漢書陳寵傳寵性自在樞機謹慎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

李秉清勤

後漢書李秉傳秉性謹端有法於時者嘗書置座右以爲莅官之戒

藏稟禁中

金史毛碩傳碩性謹密有所對必以其稟謹示人莫之見也

給事帳下

歐陽修晏殊傳公侍東宮時眞宗有所諸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進稟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

脫帶腰舟

洛兒傳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愿未嘗有過

下門式馬

晉書蔡謨傳謨性篤慎列女傳蘧伯玉事詳賢二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常佩銀符　不作木枕　元史速哥傳速哥父忽魯忽兒國王木華黎麾下卒也後更隸居軍中奏白機務往返未嘗失期　禪史郎世業泛涉典籍清慎無所營營當語人曰仕宦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過於此惟願令人寫書樊子蓋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未合世業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夫終不言　醉亦熟視　禪史劉仲輔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起視之乃所識人也即檢奩中物與之令去曰吾終不言後夫人白偕老常問其人爲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奈何見問其慎如此　新唐書元萬頃傳胡楚賓性慎重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

憑馭六馬　戲謝一繼　南史梁范雲傳梁帝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憑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又何遠傳遠言不虛妄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繼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出入禁闥　簡閱衣裳　漢書霍光傳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南史王琨傳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宮幀如此數

四先室内批　誠如睟諭　宋史劉敞傳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内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批元史燕希憲傳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飲食而起帝曰卿得良醫疾可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睟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誡諫也

知法不犯　執節愈恭　南史梁武陵王紀傳紀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　宋史劉秀王伯圭傳伯圭孝宗同母弟也性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行家人禮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一日孝宗問潛龍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問臣再三終不言帝笑曰衛太子謹也

家人莫知　小吏抗禮　金史裴滿亨傳亨性尤謹密出入宮禁數年讜議忠言多所裨益有棄則闕澤傳澤性篤慎宮府小吏呼名對問皆爲抗禮人有

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

並車擊轡　徹鉤擁簏　史記袁盎傳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惜驪駒盎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毕士不乘危而徼幸　唐書杜審權傳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簏即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簏徐下乃退

直入禁中　驚拜毀下　宋史王旦傳幹丹犯邊旦薦寇準可大用帝驚拜毀下從幸澶州準留車駕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驛權監國事有常處要非下令甚嚴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呵聲大譁既至京師乃知旦也而以舊禁暗中入扶寢禁內密伺其動靜而以聞帝聞之而喜

見堂皇　不近宮女　出入禁中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

內臣周濛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濛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

刻鵠成鶩　擁鑪畫灰　後漢書宋齊丘曾參私書先主遂於池中築小亭度之以南唐書宋齊丘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本橋至則撤起獨與幃中置灰鑪匕箸兩人終日擁鑪畫灰爲字旋即平之

思患豫防　括囊无咎　不譁不伐　萬舉萬全　易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　不譁慎於行者不伐驁淵海睚人萬舉而萬全　記

括囊无咎蓋言謹也　不譁慎不害也又曰不譁不伐萬舉萬全韓詩外傳孔子曰夫慎於言者

謹慎四

履霜堅冰　毀削草本　後漢樊宏傳宏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所上便宜及言慎不敢泄人部

蹈尾涉冰　書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

水 閉門斷客 魏略李豐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識別人物後聲譽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斷客 完如金城 韓詩外傳曰慎子如金城 心如地寧 玉笑零音 每事十思 吳志呂岱戒諸葛恪曰世方多難子必每事十思 托意古人 東觀漢記徐偉長不洁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 願保優閑 北史後周于謹自以久當重權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 致酒數斛 記纂淵海侍中謝朏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 論寫書曰可力飲此勿與人事 不如不知 三國志杜瓊傳瓊學業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自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泄漏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 密函去來 彙苑殷景文臥疾五年雖不見大小必以咨之形迹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增 詩魏曹植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晉嵇康幽憤詩曰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戒乃終永貞

增 賦漢張衡思元賦曰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譽兮懼余身之未敕 唐劉知幾思慎賦曰吾嘗終日不食三省吾身覺昨非而今是庶捄舊而謀新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也者賢愚定其美惡位也者朝市趨其名利七情由其

不等百行以之咸異儻無心以自謀良逐途其必躓何者得不思失雄獨忘雌躭人爵以健羨窮代路之險巇是則平衡而登九折直轡而踐三危干戈生於肘腋胡越起於藩籬假使履獸尾而不咥探龍頷以獲奇省僥倖以適願非仁者之所爲也借如幽室鑿坯窮居負郭二頃樵採一廛耕耨困沈名於抱關志充詘於懸箔俄拔跡於羊豕倏搏飛於燕雀金紫照其陸離銀黃煥其沃若彼滿盈之難守伊榮茂之易落朝結駟而乘軒暮齒劒而膏鑊方思上蔡之犬追念華亭之鶴突一身而足怪迺九族其惟索爾其寂莫無事殷憂不平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成懷書訪道學古言兵擅雲間之美譽馳日下之休聲夫鐸穴由於足響膏爍起於多明趙國縱而蘇裂齊城下而鄗烹吹律誅一作殊謂京房於西漢獻寶刖於南荊遂懷沙於楚塞因說難於秦庭李仕登朝而就戮稽道超代而逢刑苟才智之爲患雖語默而同傾若乃猛將出師謀臣獻策鱗翼攀附風雲感激開黃閣與朱門樹高幡及長戟恃龍蛇之恩舊望鳥兎之盡獲思擅寵於邦家擅傳名於竹帛蜀既平而艾檻吳已霸而胥溺淮陰以斃韓遷杜郵而思白彼功成而不退俄寵謝而招隙何追憶於布衣翻興思於下

澤各入門而自媚徒吊閭其何益亦有爵非才舉禁因
寵遷吮癰求愛舐痔逢憐朝承恩而袖斷夜托夢而衣
穿嗅弦直之死道喜邪徑之敗田氣噓霜而吸露力轉
日而迴天自謂方江湖而共永比嵩岱而齊堅一朝失
據萬古淒然至於申侯逼迫而辭楚盧綰披猖以去燕
彼丁傅之崇貴將梅茹之威權疇一姓其或在覆五宗
而不全次有跡鄙衡門情娛俠窟出入田竇往來平勃
歌無魚以自謀獻文蚰而請謁疑臥薪之可久謂巢幕
之恒安烈火照其潛燎衡風熾其上搏曹門傾而天鄧
貫室壞而戶潘班坐刑於黨竇殷取戮於臣桓顧噬臍

而不及知觸籓一作拾之爲難夫化赤漸乎鄰丹爲黔資
於邇墨生於麻者既革其操染於藍者亦變其色交非
鮑叔遊異田蘇忘臭肆之不惡持甘醴以爲娛餘推誠
卹裨一作狎耳蕭結軫而連朱始刎頸以交約終反噬而
相屠王綱繆於魏諷石嶷疑一作於州吁孫秀與趙倫
齊貴石顯將牢梁並驅汗無禮以自及蹈不義而同誅
別有直若史魚正如伯厚飾智驚物露才不偶持瑾瑜
而指瑕鑒冰鏡而求垢彼獨潔之爲雅固羣醉之所醜
況乃誹謗朝廷擯斥朋友方縉紳以豚犢延冠蓋以鷄
狗符結怨於晉台彭肆言於蜀后禰悲號於座上庾嘲

謹於行後揆榮辱之在身猶樞機之發口儻一言其靡慎矣四大之能守然則禮無微而不警書作忽無小而不離察關張之同敗審韋弦之所由豈直君子不可罔而小人獨可仇倘儻英跡昭藏遠邁覩厥隸其如萍觀輿臺其若芥本無猜於螻蟻寧有忌於蜂蠆安知驚炙輟授七尺由其喪亡羊羹匪均三軍以之覆敗苟有怨其必復諒無所而不誡於是考茲出處稽彼行藏咸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惑多言之必敗迷暴貴之不祥彼有足而竿衛行立身而靡防猶乘車之去軌若涉海之無航既百慮而一致故異術而同喪唯夫明達高人賢良志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強死無爲福先無爲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爲而不恃潔其心而藏其迹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閨室而整冠循覆車而易軌以道德爲介胄忠貞爲劒履愛髮膚而不傷保家室以不恥若乃詢木鴈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守慎以全榮二疏既滿而辭仕袁不及於憎愛柳忘情於慍喜漢先主之立誡莫尚中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爲君子余雖不佞嘗從事於斯矣重曰夫含靈稟質異品殊倫生何如而弗珍軀含枚以避繳狐聽冰而涉津葵傾心而衛足櫟不材而謝斤被草

樹之無識唯禽獸之不仁猶稱能以遠害尚假智以全眞矧百行之君子廼三才之令人何自輕於養性何自忽於周身儻狂歌之可採伊輿誦之可詢敢刊銘以勒座遂援翰而書紳

增論方孝孺謹行論曰士之爲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睹得之而後爲睹賢得之而後爲賢君子脩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闔闢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爲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

增銘金人銘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湖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

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增誡唐姚元崇辭金誡曰古之君子策名委質冀冀小心乾乾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司請謁者咸息苞苴者必辭爾以金玉為寶吾以廉謹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無悔恡不若守慎慎之伊何主誡在乎瓜李悔之伊何讀謗由乎意泄慎則禍之不及貪則災之所起苟自謹身必無謗恥凡所從政當須正已誡往脩來慎終如始

增雜文劉子曰遽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杭善而居

勤勞一

增爾雅曰倫勤功敕勤愉庸癆勞也注莫知我勤惟王皆謂勞苦也倫者理也理治事務者必勞勤者職雅云苦也孫炎曰習事之勞也敕者相約敕也亦謂勞苦愉者嫺也郭云勞苦者多情愉今字或作窬

又曰勞來庸癆者說文云勞病也詩云職勞不來自勉強者亦勤力同庸者民功曰庸癆強事謂剪鬉勤也注詩云職勞不來自勉強者亦勤力由事事故為勤也詩曰迨其謂之

剪簪未詳　又曰庸庸慅慅勞也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又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又曰勞而不伐　書曰夙夜罔或不勤　又曰若稽田既勤敷奠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又曰明作有功　又曰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書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禮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左傳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詩傳曰小臣奉使而勤勞於公賦小星

鳴　國語敬姜曰天子大采（大采袞職也）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少采黼衣也）夕月與大史司載（載天文也）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九御之官也）嬪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

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紘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明永樂實錄曰上嘗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宜盡士商賈皆當盡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勤勞二

增　列子曰禹纂業事難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　尸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未闚其家生偏枯之疾步不相顧人曰禹步　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誠和萬民　詩序曰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周紀曰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餔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書曰惟公克勤王家　詩傳曰召公勤於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書曰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　周紀

曰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交加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言瞽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歿也謂之睿聖武公　史記吳太伯世家曰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　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不日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紓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又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詩外傳曰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亦治巫馬期以星出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

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史記張湯傳曰湯子安世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

漢書常惠傳曰惠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栘中監蘇武使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遷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　東觀漢記曰王丹每歲農時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與而勞之　漢紀曰諸葛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躬自校簿書

流汗終日不亦勞乎　又曰諸葛亮遣使者至司馬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繁簡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三國志步騭傳曰騭單身窮困與廣陵衞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晉杜預自序曰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　晉紀曰陶侃爲都督荆州諸軍事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君子當正

其衣冠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百姓皆勤於農作家給人足　又曰秦建元八年以王猛爲丞相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强戰無不克　南史齊何敬容傳曰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　范雲傳曰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　徐勉傳曰天監二年除勉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大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北史斛律光傳曰光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五代梁紀曰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　宋紀曰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門啓篋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　宋史李沆傳曰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

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
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　宋紀曰司馬光爲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兩宮虛已以聽爲政光亦欲以身
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
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金史完顏陳和尚傳曰陳
和尚軍中無事則窓下書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　元
史吳澄傳曰至大元年召澄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
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
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晏退燕居之室執經問
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

雖寒暑不易也　明王璡傳曰洪武末璡以賢能薦拔
寧波知府清廉强幹夜四鼓輒升堂秉燭讀書聲徹署
外間詣學課諸生諸生率四鼓起誦習無敢懈　文皇
實錄曰上諭禮臣曰公侯年老者皆歷事皇考多効勞
勤今筋力既衰日與羣臣並入朝參觀其步趨之艱朕
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其見任者不在此例　稗史曰
明周文襄名忱勤敏過人凡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
風雨亦必詳記一日其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
失船爲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
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不能行由是知公之風雨

必記非漫書也　夏原吉傳略曰原吉修東南水利役十餘萬人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見役夫暴日中曰吾何忍獨適因麾蓋去之

勤勞三

原 定國　廣業禮以勞定國則祀之　書業顏愬勤　不匱　有繼左傳在勤勤則不匱又能勤有繼　靡監　又風匪懈詩王事靡監夜匪懈以事一人　盡瘁　勿休出師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帖雖休勿休不懈於位

晉 上士　佳吏　三國姜維傳諸葛亮與留守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其人涼州上士也　漢馮勤傳光武時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吏也後以勤勞賜爵關內侯　馬上得息

原 日至不休　五代史梁敬翔傳翔從朱溫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淮馬上乃得休息　漢薛宣傳宣爲馮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理事宣出教曰日至今吏休所從來遠矣

晉 東征西討　宋書孫恩傳恩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未下耳汝其勉之　國語晉而講貫夕而習復

晉 能荷堂搆　晉書謝玄傳上謂李昉曰嶷宰相子勤講自皆應準繩宋史和嶷傳上謂李昉曰嶷者不可多得也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嶷者不可多得也　南史梁韋叡傳叡進討合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三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　潘岳藉田賦皆應準繩　晉書束晳傳晳性好播植躬勤耕稼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洗傳靈洗性好播植躬勤耕稼雖老農不能及也　後魏楊椿傳椿子元慶與椿書曰汝等並督之紡績至散用貲財亦弗儉吝　性理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　無事不理　其功可推　釋史彙編傳瀚居官有名爲吳令時往別建康令孫薦薦因問曰聞大夫發奸

老農不及　程人且然　程靈南史

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傅答曰惟勤而能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唐宋慶禮傳慶禮爲政嚴少私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諡曰專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之勞臣在邊陲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强御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邊亭宴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諡

被甲徒行

晉公讌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豈非天祐其勤格耶宋韓世忠傳世忠彭直鄂州都統制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彭直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令統制官以身帥之人習勞苦馳騁如飛詔諸將倣行之

頭如蓬藁

漢燕剌王旦傳摧鋒從高皇帝翳蓋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藁勤苦至矣

聞鼓驚起

百川學海心如天運謂之勤唐書宗室列傳賤字定臣十餘即好學大寒擬薪自炙夜無燃

寒炙火

盛暑簪燈

新唐書元蘇傳天爵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簪燈治文書無倦

分陰當惜

力田爲先

晉紀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宋史辛棄疾傳棄疾常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蕪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

子爲別食

弟豈冒恩

五代史唐臣傳劉贊魏州人也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劉秉怨傳世祖常賜秉怨金千兩秉忠白金千兩秉忠辭不受而散之以二百兩與秉怨兄秉忠乃受而散之以二百兩與秉怨秉怨兄秉忠乃受而散之以二百兩與秉怨秉怨無功可冒恩乎

士同力

役身率貔

宋韓世忠傳世忠在楚州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織薄爲屋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唐劉昌傳昌爲四鎮北庭行營兵溼原節度身率士貔田三年而軍有羨食

簞瓢不倦

書算盡通

晉安平獻王孚傳孚温厚簡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

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　金僕散忠義傳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爲務郡中翕然稱治　設榻以坐　帶經而鉏　金高汝礪傳汝礪爲尚書右丞相上諭汝礪曰向朕以卿年老視朝之日侍立爲勞令用寶時退坐廊下而卿復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爲設榻耶　史記兒寬傳寬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議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　王播反用爲樂　唐王播傳播勤吏職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又班宏傳宏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苦而已益恭　據案獨留　覆衣而去　唐呂諲傳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總吏職諸條或出遊諲獨頓然據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　魏氏春秋高文惠爲刺姦令風夜匪懈至擁膝抱書而寐太祖常夜微出見而哀之徐解衣以覆而去　鐵硯　不離小齋　五代史晉臣傳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　小學唐柳公綽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平旦輒出至小齋決私事接賓客自旦至暮未嘗離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朗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　事至十反　夜必再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　漢紀諸葛亮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於十反來相啓告　南史梁宗室傳初嗣王範爲衛尉夜巡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篦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弟修在南史梁宗室傳初嗣王範爲衛尉夜巡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篦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弟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連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寬事湖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　詎可遽去　不令遠出　宋張昇傳昇爲參知政事樞密使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大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踰舞元馬亭傳亭爲陝西五路西蜀四川應訪都轉運使上便宜六事疏聞帝即名見有旨卿久著忠勤自今運使上便宜六事疏聞帝即名見有旨卿久著忠勤自今陝西來觀帝諭曰不令卿遠出矣　君子無逸　老人何苦　書君子所其無逸

唐蕭德言傳德言晚節學愈苦每聞經輒被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

憚勞　莫不向義　未嘗少閑　國語魯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晉紀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甎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大禹聖人尚惜寸陰吾輩宜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復何稱乎侃每如此　運甓齋內

母寢未熟吳澄詎敢呼唔　帝臥得酣大

亮爲來宿衛　元吳澄傳澄五歲日授千餘言夜讀書至燃火復誦　唐書李大亮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　勞曰公在我得酣臥

晚歲寒暑恒親　曲樞惟切於幼君出入匪懈　唐蔣乂傳乂結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於前仁宗幼時以曲樞可任保傅左右擁翼曲樞入則佐視食飲出則抱負游衍鞠育盡力夙夜匪懈

勤勞四

韓　唐劉晏傳第五琦始權鹽佐軍興晏代之每朝廷事無閒劇即日剖決無留　親蒙矢石　北史郭榮傳榮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　臣負羈紲　左傳子犯謂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手不停筆　梁紀徐勉爲吏部尚書精力過人雖文案堆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　親

賜佩刀 唐魏徵傳太宗一日宴羣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元齡功也貞觀以後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慮啟沃不倦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傳廣漢爲人强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 行不乘騎或編連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糧與士卒分勞 神無滯用

北齊書楊愔傳愔居端揆機綜千端萬緒神無滯用

勤勞五

詩文選樂府君子行曰周公下白屋吐餔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明宣宗織婦詞曰昔嘗歷田野親觀織婦勞春深蠶作繭五月絲可繅繅絲準擬織爲帛兩手理絲精揀擇理之有緒纔上機弄杼拋梭窓下織斯須動胶織未停鷄鳴三號當夙興機梭軋軋不暫息辛勤累日帛始成嗚呼有蠶作繭未必如甕盎累絲由寸積爲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織者冬寒無挾纊紛紛當時富貴人綺羅粲粲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沈思一憐汝

疏漢晁錯疏略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

中其勤苦如此

論三國卓曜博弈論曰古之志士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夕若齊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

雜文唐韓愈進學解略曰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

儉一

增爾雅曰瞿瞿休休儉也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又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曰用過乎儉 書曰克儉于家 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禮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又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又曰儉德之共也

國語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　詩外傳曰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　漢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　漢書董仲舒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也　史記公孫弘曰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　金史紇石烈良弼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　管子曰辨于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　又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靡為國之急也　韓子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又曰無豐年虜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　文子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節乎已者貪心不生矣　束晳曰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稽以豐苟肆其欲則水陸之積不足　顏氏家訓曰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恤之謂也如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性理許衡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增柳宗元晉問篇曰三河古帝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風俗通曰大禹闢百品之蓋而菲庖廚殷湯寢寢黃屋駕而乘露輿　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尺以見儉也　汲冢周書文王語太子發曰不爲驕侈不爲靡泰不淫于美括柱茅茨爲愛費因就不決曰括　墨子曰晉文公好惡衣臣下皆衣羊之裘以韋帶劒　尹文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孔叢子宰予曰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清素好儉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　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　左傳子西曰吾昔聞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公羊傳曰晉靈公無道趙盾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而再拜心怍焉欲殺之使勇士往入其門上其堂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餐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餐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也吾亦不可復見君矣遂刎頸而死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

其所言　董和傳曰蜀土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規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蔣欽傳曰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孫權嘗入其堂內毋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　毛玠傳曰玠以儉率人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

綱目曰宋文帝餞義季于武帳岡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

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　三國志和洽傳曰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節儉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以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諸葛亮傳曰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

耳　南史孔覬傳曰覬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粗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　顏延之傳曰延之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夏侯湛傳曰湛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　梁昭明太子統傳曰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御樸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北史楊椿傳曰椿戒子孫有曰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

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爲勢家所奪　唐書盧懷慎傳曰懷慎清儉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曰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　韓滉傳曰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接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起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乎　薛華傳曰華治身儉薄所衣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鎮聲樂不聞于

家　五代梁紀曰梁以王審知爲閩王審知儉約常躡麻履府舍卑陋未嘗營葺　宋史錢俶世家曰俶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甚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帳茵褥皆用紫絁食不重味　宋紀曰李沆治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宋史葉顒傳曰顒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史纂左編曰宋杜衍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灶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　遼史張儉傳曰儉衣惟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賙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儆諷諭之上廉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　蕭惠傳曰惠性寬厚自奉儉薄與宗使惠恣取珍物惠曰臣以戚屬居要地祿足養廉奴婢千餘不爲缺乏陛下猶有所賜貧干臣者何以待之　金史伯德特里補傳曰特里補爲政簡靜不積財常曰俸祿已足養廉衣食之外何用蓄積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　元史裕宗列傳曰皇太子眞金服綾袷爲瀋所漬命侍

臣重加染治侍臣請織綾更製之太子曰吾欲織百端非難也顧是物未敝豈宜棄之東宮香殿成請鑿石爲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邪不許　秦起宗傳曰起宗爲撫州路總管至官有詔供張甚盛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于民遂亟使歸之凡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因諭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　明紀曰來恭由貢士洪武中拜御史陞僉都正色立朝彈劾不避權勢有讒恭者帝私幸其第見夫人紡綿公鋤菜遂誅讒讒而益重公　明紀編年曰袁祖見

散騎舍人衣服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春耕暑耘蠶婦繅績手成其勞已甚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驕奢若此豈不暴殄　洪武實録曰凌説爲浙東按察使入辭上見其衣服垢敝謂曰汝久居通顯猶服敝衣得無儉不中禮乎對曰以平生好儉素上曰好儉固是美事但無似公孫有飾詐之譏　又曰曹國公李貞平生衣取適體食惟適口上不時賜衣弊必緝之雖一帶弊亦必藏以待用或

奉養太豐輒不自安召子孫集于前懇懇言未遇時事以曉之曰吾家素涼薄叨沐上恩以至于此雖美食盛饌何患不繼然奢靡之事吾性所不喜今上方以勤儉化天下吾爲戚里之長苟爲奢靡何以勸率家人汝曹念之其儉約蓋本于所性云　明王璡傳畧曰璡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羹璡怒其妻曰若不憶吾啖草根時邪命撤而埋之人號埋羹太守　軒輗傳畧曰正統五年擢輗浙江按察使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觔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爲異

儉三

增歸本　助廉　漢王吉傳吉上疏曰民見儉則歸本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而未成　宋范純仁傳純仁曰惟儉

蜂盤　繩帶　南史陳武帝居阿衡時恒從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蜂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不爲虛費又梁沈約傳約孫衆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鮮以敝之

原飯脫粟　臥布被　漢公孫弘傳弘以三公爲布被

增後人莫及

原古道難遵　性理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　漢書乾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此儉而難遵也

增詔賜宮錦　命輟殿材　元白景亮傳景亮爲

衢州路總管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

唐書魏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之徵布被以從所尚

治人事天

漢東方朔傳朔曰孝文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縗弋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縗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于是天下之人事天若齋

裴坦家法

性理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

王旦門風

唐裴坦傳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齋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宋王旦傳旦疾甚戒子弟云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于侈泰勿爲厚葬以金寶置柩中

禮乘駑馬　詩賦羔羊

禮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

詩傳大夫貞而能儉忠於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惡衣糲食　虛室單牀

元張子良傳子懋授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懋惡衣糲食率之以儉梁書到溉傳溉性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臣以爲易

吾幸其馴

宋劉章傳章進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對選部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以爲難臣以爲易

治居室嘗乘款段馬貴顯顧當然邪答曰吾幸其馴

簋惟三桮　易二簋可用享

漢朱博傳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遊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

悉寄天府　並挂屏風

南史梁南康簡王嗜慾居無僕妾躬事琨傳琨儉于財用設酒不過兩盤輒云此酒難遇鹽豉

董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書有千卷　家無百錢

晉華譚傳譚清恪儉素雖居顯列當布衣蔬食年老藏篤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書數百卷性理周濂溪以名節自砥礪奉寡友家無百錢之儲

敝障　馮道茅庵

南史周捨傳捨性儉素如布衣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闥閣重遂捨居之

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障褰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路車中爲一茅庵不設牀席但一束藁而已 埋美太守 曳柴夫人 詳儉二

漢王良傳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數息而還 東坡爵

肉祁公麵飯以供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曾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山家惟一飯一麵或羙其儉公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堂肆考宋杜祁公衍食于曰某本一措大名位壽福皆國家所自奉 膳裁豆腊蒸

乃韻瀛唐張孝忠傳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腊而已人服其儉瀾蒸去毛莫拘折項客疑爲鴞鴨已而出餉客則胡盧一枚也 不改茅屋 重修蕉糖

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不改其舊 明祝允明猥說江西俗儉刻木爲蕉糖一客欲取食之入手始知不useful失笑覆視之底有字云大德二年重修 何加文子

相家無留諸宋璟嘗歎曰後漢宣秉傳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不如巨公

勉行已儉約其昆弟賴家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後其妻送以新衣沖大怒之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大笑而服之 食並

二韭 侍惟一僮 雞跖集 常無肉

謂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間故元祐曰二九十八僮聞者大笑 宋程公許傳公沖淡寡慾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羙儲 持此安用

室列傳景素爲荆州時有高齋刻楹柏構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于筍簴 終當還官 南史宋宗

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主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謝而反之 元葉李傳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昔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

夏忘設帳 寒不衣裘 南史孫謙傳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部居身儉素牀施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 北史裴佗傳佗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如此 都是素士 不異布衣 南史齊始興簡王鑑傳王儉嘗歎曰始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 宋紀公也

原 魚敢二歲

晉 袍衣數年 謝承後漢書趙咨守東海人遺以雙魚敢二歲不盡以儉化俗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 元烏古孫澤傳澤常曰士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樸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爲意也

丞相覆布被 夫人衣絹裙 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飯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 唐紀李混爲人彊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

集必無盛饌 乘不過軺車 裴史彙編翟公巽身歷兩府自奉甚于寒士一日招客未飲時與客言近日風俗奢靡燕樂之間尤甚因正色曰德大于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于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 史記遊俠列傳魯朱家者儒教而朱家用俠聞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軺牛

安石無澣洗 辛秘不改易 宋史王安石傳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 唐辛秘傳秘爲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

韓愈頌李晟德政碑人歸其賢更咏歌之不廢 綺紈弗御

何絲竹之堪娛晉孫登傳嵇康雖疏食躬親龔敞誦詠不廢欣然獨得

南史陳慶之傳慶之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

銅鏡相隨豈有麒麟之塚唐書諸呂蕃將列傳裴玢徙山南西道疏食弊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後以疾辭位入朝不事騶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縑服西京雜記袁盎家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惟有銅鏡一枚

熊克之軒車難入偏多折節之貴游道根之牆屋不修竟作蕭條之寒士宋熊克傳克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南史馬道根傳道根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

儉四

原 有度左傳夫德儉而有度

增 心多逸小學紺珠四德銘儉則心逸

養德漢諸葛武侯戒子書儉以養德

足用國語儉所以足用也

妻執爨漢第五倫傳倫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爨養馬妻執炊爨

原 無長物晉王恭傳王忱見王恭六尺簟謂有餘求之恭即以送焉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生平無長物

增 小宰羊押史彙編時戲爲青陽羽潔以勤民肉味不知豆腐爲小宰羊

原 宮室卑庫左傳晉文公爲盟主宮室卑庫以崇大諸侯之館

家無私積又曰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

增 拾噉飯粘晉殷仲堪在荊州食常五盌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貧素也

敗簷疎牖考宋曹林兩總極窓五臨藩翰所居僅庇風雨山堂肆考敗簷疎牖人不堪其憂而林棲處之自若至升武帳止衣弋絮坐素木胡牀而已

榼惟一味明祝允明猥說江西俗儉果菜可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榼榼作數格惟中一味或果或菜或可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榼

不然宮薪會稽典錄陳修爲豫章守性清潔恭儉十

日一炊不然宮薪不施錦繡唐裴耀卿傳帝封禪還次宋州供帳不施錦繡謂張說曰魏州刺史崔沔遣使示我以儉習家人事

魏書中山恭王衮傳衮尚約儉教敕妃妾紡織績紝習爲家人之事

插燭板牀

南史傳昭傳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隨身安糊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

酒止五行

山堂肆考宋司馬溫公與劉凡席君從王尚恭等七人作眞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如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

糊紙補幬

又曰東漢羊續爲廬江太守卧幬時或穿敗糊紙補之

一裘三十年

鹽鐵論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

馬

增賦

漢班固東都賦曰命有司頒憲度昭節儉示太素

餘不過粱菽國語子服之妾衣不過七

儉五

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返本背僞而歸眞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元恥纖美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淵　張衡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往目不見其所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于山抵璧于谷翡翠不裂瑇瑁不簪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返本咸懷忠而抱慤

禮

詔漢平津侯傳太皇太后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

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俸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于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又安帝五年七月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從節儉遭永初之際人離荒亡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穀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增論三國郤正著姜維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

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宮
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
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如姜維之樂學不倦
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增 雜文 宋司馬光訓儉文畧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
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
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
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
不敢服垢弊以矯俗于名但順吾性而已近世風俗尤
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

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
酒沽于市果止于梨栗柿之類肴止于脯醢菜羹器
用瓦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
物薄而情厚近世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遠方珍
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
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
蓋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
乎

剛一

增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又曰坤至柔而動

也剛　書曰剛而無虐　又曰彊弗友剛克　又曰沈潛剛克　詩曰剛亦不吐　又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　禮曰外事以剛日　又曰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宋柴中行傳曰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　李椿傳曰君以剛德爲體而虛中爲用臣以柔順爲體而剛中爲用　荀子曰剛彊彊毅靡所不伸　桂巖子曰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揚道制命　愼陽子曰廉則剛而直　魏劉劭人物志曰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　又曰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也者剛之徵也

剛二

皇甫謐高士傳曰商容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噫天下事盡矣　淵海曰韓子問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叔向曰臣年八十齒再落而舌尚存是知剛不如柔　史記伍子胥傳曰負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　魏其武安傳曰

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　漢書諸葛豐傳曰豐特立剛直爲司隸校尉舉刺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問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　漢紀曰趙王良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下車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不避強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于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宣錢三十萬　三國志張昭傳曰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昭字也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　晉書傳咸傳曰咸性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疾惡如仇　南史蕭引傳曰引爲中庶子建

康令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族子寔時爲黃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　北史楊昱傳曰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伯搖論議競理搖不爲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洽則從其洽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　劉行本傳曰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于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能得帝驚視問之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唐書李朝隱傳曰朝隱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郎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無避屈遷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詰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使徧聞之進大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　李邕傳曰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　蕭至忠傳曰至忠爲御史劾宰相蘇味道贓汚御

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禮乎至忠曰御史人君之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不相關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憚其剛直　宋史趙普傳曰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外久之

不去竟得俞允　李沆傳曰沆爲平章事眞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畢士安傳曰宋眞宗欲相畢士安士安曰臣駑朽不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眞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士安曰準方正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廷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耳　宋紀曰馬知節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驚動君相耳　陳恕傳曰恕條陳王安石所更法令不

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絶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　元史張文謙傳曰文謙爲人剛明簡重凡所陳于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　寶默傳曰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　一統志曰明顧佐永樂中爲應天府尹剛正不撓吏民畏服雖勳豪貴戚爲之斂手議者謂有類于宋包拯之知開封府　明史顧佐傳畧曰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皆敬憚之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籐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内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顧獨坐云　一統志曰張鵬涿水人景泰辛未進士立朝謇諤有才名時石亨恃寵作威福鵬極詆其罪平生剛直貞介尸險一致云　續文獻通考曰吳與弼字子傳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旣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然當風頹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

天德　地道　左傳寧嬴曰天爲剛德易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受性懷腸　後漢高獲傳獲與光武有舊曰欲用子爲史官改常性獲曰臣受性父母不可改也遂辭去古詩疾惡懷剛

信道　守節　宋史陳忱傳忱天性剛毅信道不篤　前漢書申屠嘉傳贊曰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恰與蕭曹陳平異矣

斂手　立脚　宋包拯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　性理朱子曰曾子大抵處故于聖門獨得其傳　不斂手立脚　元樊執敬傳執敬由國子監擢授經郎嘗見拜或諭之曰帝師于子素崇重王公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人以剛之德爲五代史龍敏傳敏歷大臣見必俯伏佝禮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爲

進爲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拜敏獨揖之　破柱　埋輪　漢紀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師匿于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又漢安元年遣杜喬張綱等分行州郡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

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　爲君子德　有古人風　性理朱子曰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金陳規傳規爲人剛毅有古人風

方今羣臣忠貞邪律玦劉伸而已然伸不及玦之剛介二年十月上召鐸及張復亨議交鈔可行鐸請廢不用詰難久之復亨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加焉

意卿能文　必爾犯法　宋周必大傳必大權中書舍人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上曰意卿止能文耳不謂剛正如此　元不忽木傳不忽木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讒

送西僧過真定簏驛吏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不忽木受其狀以僧下獄脫虎脫自欲出僧辭氣倔強不忽木令免冠跪庭下詰責之脫虎脫逃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犯法故也

少沖進諫　金賈少沖傳少沖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稱美之　孔璋上書　唐李嶠傳嶠下獄當死許

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豈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譴屈而奸謀沮解疏秦豈得

莫見弘度

減死

無逢懷恩北史隋崔弘度言行剛正見者凜然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莫見崔弘度唐書權懷恩傳懷恩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其姿狀沈毅

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

性無苟合

名不虛行劉元因傳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晉書荀壑紀太元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

頗有執持

素聞勁拔金王翁傳明昌二年翰坐故出人罪削官解職明年特授定海軍節度使諭旨曰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自陷于刑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于罪謫之中授以見職元呂凝定素以勁拔聞不為勢利所屈宋紀魯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

魚頭是目

阜鵰見呼

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唐王志愔傳志愔為阜鵰史以剛鷙為治人吏畏讋呼為阜鵰

不急細事

可寢大奸

當稱古直

乃爾木強

編玉紘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唐呂諲傳諲為治不急細務裡史彙決大事剛果不撓元王磐傳磐資性剛方閒居不妄言笑有奏對直稱之雖權幸側目弗顧也又兼希憲傳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為天子臣乃爾木強邪

為戒太暴不敢及私

亦循易至廷爭嶷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僚謁事畏陽未嘗敢及以私唐韋處厚傳處厚姿狀如甚懦者戒于太暴居家漢匡衡傳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

不避高下

以備股肱

不避高下南史劉祥傳祥少好文學性頗剛疎輕言肆行桂巖子天逝至精所以為剛也君引賢以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

矯時慢物

披心示誠

矯時慢物唐李尚隱傳尚隱性剛亮議論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漢衡傳衡字正平

植有

大節　槩爲名臣　漢盧植傳植字子幹性剛毅有大節嘗讓濟世志不好詞賦能飲酒十石姓譜明熊槩官左都御史治豪強剛方不撓爲時名臣

身之曰公若曲從兩府旦夕可致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齊東野語胡康侯性剛峭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氷玉

各申其志　宜終此言　唐崔隱甫傳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斗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北史元諧傳諧性剛腹好排詆不能取媚于左右嘗言于上曰臣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

無敢戲慢　不屈豪強　唐韋溫傳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晉書張輔傳輔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強所屈時強弩將軍麗宗婦族也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

安能屈節　乃復低頭　宋史宗澤傳澤謫監鎮寧過庭等薦澤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此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南史蕭惠開傳惠開素剛除少府加給事中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匈匈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胷懷雞壽百歲猶爲夭也

自負奇氣　知爲端人　元陸文圭傳文圭爲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學有經濟

韓愈愛重　士良輝博德輝天性剛直博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爲端人

愈縮　新唐書宗室列傳淮陽壯王道元六世孫漢少事韓愈愈愛重以子妻之又李石傳李訓誅死擢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當軸秉權亡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愈縮不得對氣益奪繙紳賴以爲安

彌　汝曹豈當議　臺諫皆有言　元張楨傳楨爲彰德路錄事辟河南行省掾楨初娶祁氏祁類驕縱見楨貧不爲禮祁之兄訟于官且汗楨以黯昧事左右司官聽之楨因移疾不出滯

案俱積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怒曰張楨剛介士也豈汝曹所當議邪　宋史王希呂傳希呂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嘗論近習用事語極切至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特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

太傅安肯就吏　布衣乃能上書

前漢蕭望之傳有司奏望之建白誹謗之言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白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　宋史包恢傳恢歷仕至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汚衊之耳

王信見嫉緣觸要人　灌夫堪多不遺下輩

宋史王信傳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　史記魏其武安列傳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約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笑齊名之盧奐　應愧賢兄

哭先死之王章　眞憐孝女

唐盧奐傳奐黃門監懷慎少子也疏眉目豐下謹重寡欲斤斤自修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之

漢王章傳章為京兆上封事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先時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令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必君也明日問之章果死

繁興　猛以代柔

寫慮賴川之儁仆

後漢何敞傳敞為汝南太守神念傳神郡必禁止淫祠時南州東北有石麗山臨海先有神廟祆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多及神念至便令毀之風俗遂改　漢何並傳並徙賴川太守代陵陽嚴詡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賴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儁仆者故相弔耳

剛四

增好斷者好斷　正色別白

文中子剛事明濟嘗為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為屈　唐顏杲卿傳杲卿任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莊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將軍揖客

漢汲黯傳大將軍衛青既益尊黯與抗禮

脫幘投地　初潭集　宇孟覲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勳門徼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成人則一　北史常爽傳爽敎授門徒稱來之嚴敎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敎雖殊成人一也

鐵伐爲氏　崔鴻三十國春秋赫連勃勃自北遷幽朔改姓幽如氏後改姓赫連氏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曰庶

抗禮長揖　北史房彥謙傳司隸別駕劉炬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憚之皆爲之拜惟彥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

眞可大用　元脫脫傳脫脫自今已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即痛懲之帝嘗喜曰脫脫剛制于酒眞可大用矣

以毅名齋　宋史徐僑傳僑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

屹若太山　元張起巖傳起巖臨政決議意所背嚮屹若太山不可回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恕廟堂憚之

臣心如面　南史傳綽傳後主收綽下獄綽素剛

因憤恚于獄中上書後主大怒頃之少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綽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

不容人短　宋史直喜傳喜面折不容人之短

鍊金煆鐵　宋紀仁宗時富范等同時執政石介作憂暨賢聖德詩曰視彼弼之膚霜剝風裂視彼弼之心鍊金煆鐵

祐甫不爲下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選每擬衮輒駁異祐甫不爲下

剛五

增詩　唐張說送王晙詩曰爲負剛腸譽還追彊項名是也

增詔　漢元帝詔曰剛強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馮野王

增策　宋蘇轍策曰夫爲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

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于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于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

增疏宋柴中行擢宗正少卿上疏畧曰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奸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

增序明鄒守益贈范伯寧序曰剛也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剛不能以運地不剛不能以載人不剛不能以成位于中剛之時義大矣哉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于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由愈于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寒能燠能榮能悴而後爲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聖門嘗傳之矣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則無過不及者也曰有道無道而不變則無或息者也或過焉或不及焉或息焉皆以欲勝義不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浩然

之氣中正而純粹者莫如乾潛躍飛見而以時措之故可以叱萊尼可以北貴人而可以微服于宋可以往千萬人而可以不惴禍寬博可以不見諸侯而可以三宿出晝剛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聖學不明往往以氣質所近習俗所尚恬然安之而不自覺西漢之季背公植黨至于厥角稽首爭獻符命而東漢之季互相標榜蹈于桎梏而方且以不與爲恥蓋知剛者鮮矣

增雜文宋蘇軾剛說曰孫君介夫眞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荅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鎭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進步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　又曰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邪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

勇一

增爾雅曰番番矯矯勇也　釋名曰勇踴也遇敵踴躍

欲擊之也　易曰用馮河　書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詩曰有力如虎　又曰孔武有力　禮曰臨事而屢斷勇也　又曰用人之勇去其怒　左傳狼瞫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　又伍尚曰知死不辟勇也　周禮曰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史記魯仲連曰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墨子曰君子戰雖有陣而勇爲本焉　河圖曰烏一足獨立見則主勇強　劉邵人物志曰勇敢也者義之決也　又曰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未可以爲先登　劉向新序曰

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

勇二

晉外紀曰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使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煉五色石補天　五帝紀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猰貐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欣悅　出淮南子　莫不向服　出淮南子　本經訓　元史廉希憲嘗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與于已謂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者是自棄也　詩說曰叔于田叔段多才而好勇

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左傳曰齊侯伐魯戰于長勺莊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又曰杜回秦之力人也　國語曰晉悼公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　性理呂東萊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閒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左傳曰晉知起中行喜州綽邢

前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獲用也）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爲彼欒氏如欒氏之待二子也）乃亦子之勇也　又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輦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鄋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鄋邑大夫仲尼（紇叔梁紇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虎音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爲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偪陽人縣布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以試外勇者）

上者三士人辭焉乃退士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狥于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　韓詩外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穀梁曰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挾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　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慶忌要離詐得罪出奔遂如衛求見慶忌曰願因王子之勇闔廬可得也慶忌信其謀遂之吳將渡江于中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于水中乃加兵刃于膝上曰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　又曰公子慶忌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闔閭嘗追之于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闔接矢不可中　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招與翹同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

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　韓詩外傳曰孔子遊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蠢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莊子曰孔子圍于匡子路入見孔子曰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

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　尸子曰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貴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史記秦本紀曰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膑　魏公子列傳曰公子無忌北救趙如姬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矣生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亥與公子俱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

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揚子曰或問孟軻之勇曰勇于義而果于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于勇也其庶乎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曰秦將李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　廉頗列傳曰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于諸侯　刺客列傳曰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　天中記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無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脅勇之人怒而面白光

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史記項羽本紀曰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韓故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　前漢書武五子傳曰廣陵厲王胥力扛鼎空手搏熊彄猛獸　食貨志曰匈奴侵寇甚王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貙突豨勇　後漢書光武帝紀曰王莽召募猛士時有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虓尉　陳俊傳曰俊拜彊弩將軍與五校戰于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

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董卓傳曰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　蜀志曰關羽張飛勇冠三國俱稱萬人之敵　魏志曹眞傳曰眞嘗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射而倒太祖壯其驁勇　許褚傳曰太祖征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褚從行馬超負其力陰欲前突素聞褚勇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軍褚身斬首級遷武衞中郎將武衞之號自此始也　晉書劉牢之傳曰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太元初謝元北鎮廣陵多募勁勇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　劉曜載記曰曜征陳安安累敗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安與壯士十餘騎于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　南史陳蘭欽傳曰欽有謀畧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　羊侃傳曰侃少雄勇膂力過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于兗州堯廟躡壁直上至五尋橫行至七跡泗橋有數石人

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北史魏高祖本紀曰帝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髀骨射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之　東魏孝靜帝紀曰帝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射無不中　高季式傳曰范陽盧曹以勇力稱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豬鬣力能拔樹常臥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寇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于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爲神力惟曹與之角焉　韓茂傳曰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于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爲虎賁中郎將　楊大眼傳曰大眼少驍捷跳走如飛時將南伐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勿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沖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　酉陽雜俎曰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數萬又龍門之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唐書曰尉遲敬德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

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與齊王戲王三失矟遂大服　薛仁貴傳曰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帝望見之問誰曰薛仁貴也召見賜金帛口馬甚衆師還帝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　李白傳曰詔以白歌詩裴旻劒舞張旭草書爲三絶旻嘗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　天中記曰彭博通身長八尺曾于講堂階上臨階而立取鞋一輛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脚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橫破裂曾遊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又嘗于長安與壯士魏弘宋令文馬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　唐書宋之問傳曰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絶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頭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蹻勇聞之慙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

絶　天中記曰宋令文有神力嘗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生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柱下甃之重謝乃爲之出　歙州圖經曰績溪縣有汪節者生而有神力入長安到東渭橋邊有石獅子重千斤提而擲之丈餘後數十人不能動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上又置一牀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

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嘗冠軍　胡証傳曰証膂力絶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攙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豹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　張興傳曰興長七尺一飯斗米肉十斤爲饒陽裨將史思明引衆傳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　五代史唐臣傳曰周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令軍中曰能

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德威笑謂晉王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章墮馬遂生擒章　宋牛思進傳曰思進少從軍以膂力聞嘗取強弓絓于耳以手引之令滿又負牆立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嶷然不動　韓世忠傳曰世忠早年鷙勇絶人能騎生馬駒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

挽強馳射勇冠三軍　岳飛傳曰飛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　遼史邪律澤里思傳曰澤里思負勇署會同間伐晉上至河而獵適海東青鶻博雉晉人隔水以鴿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爲我得此人澤里思請內廄馬濟河擒之並殺救者數人還　金史高彪傳曰彪勇健絶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鎧歷險如飛　元史木華黎傳曰木華黎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术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　博爾术傳曰博爾术戰于大赤兀里兩軍相接下令殊死戰

跬步勿退博爾术繫馬于腰踶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

太祖嘉其勇贍　术赤台傳曰术赤台有贍畧善騎射勇冠一時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謀諸部畏之怯列亦哈剌哈真沙陀等帥衆來侵兵戰不利近臣忽因荅兒等馳告太祖曰事急矣羣下忠勇無踰术赤台者宜急遣之拒敵從之术赤台承命單騎陷陣射殺鮮昆降其大將失列門等遂并有怯列之地　明張士誠傳曰五太子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丈餘又善沒水　又曰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驍猛善戲每令被銀鎧錦衣出入陣中　翦勝野聞曰明常遇

春驍猛絶世狀類獼猴指聲多修毫　明常遇春傳曰

太祖引兵薄牛渚磯元兵陣于磯上其下巨舟相次距岸且三丈餘莫能登者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應聲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盪元軍披靡諸將乘之遂拔采石　武德傳畧曰德從常遇春于常州疾戰流矢中右股拔去之血流至踵戰自若又與賀仁德戰劉山仁德奮戈刺德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戈追擊之大呼突入盡破其軍